



中國期刊彙編

第四三種

南洋學報

新加坡 南洋學會編印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創刊

第九冊 第十六卷第一、二輯合刊

第十七卷第一輯

第十八卷第一、二輯合刊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C55
2011
9

第 2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壹一版

南洋學報

共十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6巷9號3下

電話：三九一六四一六（五線）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43號

南洋學報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XVI

1960

PARTS I & II

THE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3205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XVI

1960

PARTS I & II

THE SOUTH SEAS SOCIETY

P. O. BOX 709

SINGAPORE.

Copyright 1960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Printed by
Liang Khoo Printing Co., Ltd.
20,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6.

3208

南洋學報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編輯主任 *Editor* :

王廣武 Wang Gungwu

黃麟根 Wong Lin Ken Acting Editor (English)

李廷輝 Lee Ting Hui Acting Editor (Chinese)

編輯委員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Board* :

陳維龍 Tan Ee-leong 許雲樵 Hsü Yün Ts'iao

鄭子瑜 Cheng Tsu Yu 林茂鈴 Lin Wo-ling

魏維賢 Gwee Yee-hean 陳育崧 Tan Yeok Seong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and the acceptance of articles. Responsibility f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articles published rests solely with the individual authors.

南洋學會二九六〇年度理事職員暨理事名錄

THE COUNCIL FOR 1960 — 1961.

正主席	黃曼士	Huang Mun-Se	Chairman
副主席	陳育崧	Tan Yeok Seong	Vice Chairman
副主席	連士升	Lian Shih-Sheng	Vice Chairman
中文秘書	曹樹銘	Tsao Shu-Ming	Hon. Secretary
英文秘書	陳維龍	Tan Ee-Leong	Hon. Secretary
財 政	施寅佐	Shih Yin Chu	Hon. Treasurer
理 事	許雲樵	Hsu Yun Ts'iao	Councillor.
理 事	鄭子瑜	Cheng Tsu Yu	Councillor.
理 事	王厝武	Wang Gung Wu	Councillor.
理 事	陳 晉	Chen Chin	Councillor.
理 事	台鎮華	Tai Chen-Hwa	Councillor.
理 事	黃敬恭	Wong King-Kung	Councillor.
理 事	莊竹林	Chuang Chu-Lin	Councillor.
理 事	林我鈴	Lin Wo-Ling	Councillor.
理 事	包思井	Pao Shih-Tsun	Councillor.
理 事	劉蕙霞	Lau Wai-Har	Councillor.
理 事	韓槐準	Han Wai-Toon	Councillor.
理 事	黃則吾	Hwang Chih-Wu	Councillor.
理 事	邱新民	Chiou Sin-Min	Councillor.



目 錄

中 文

滿刺加求援事迹攷	馮明之	1
西洋番國志書後	饒宗頤	15
馬華新文學的發展與分期	方 修	18
伍連德自傳——一些譯名商榷——	高伯雨	21
馬來亞聯合邦的獨立(辯論)	李延輝	24
明浣泥國王墓的發現	陳育崧	36

英 文

新加坡華人護衛司設置攷	Eunice Thio	40
1819 至 1824 年英荷對新加坡的第一回合爭奪(書評)	H. J. Marks 著 Johu Bastin 評	81
海外中國文化之變更與持續：在泰國與印尼之比較	William Skinner	86

報 告

1960 年會務報告	101
1960 年會員名錄	104
學術機關寄贈圖書	116
1960 年收支報告	120

本期學報附有南洋學會叢書兩種：

- (一) 伍連德自傳(中文節譯)。
- (二) 嚴幾道先生遺著。

CONTENTS

Articles in Chinese

Malacca's Appeal for Aid from China.	Mincio Fon	1
A Note on "Si Yang Fan Kuo Chi."	Yao Chung Yi	15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 Its Development and Periodization.			
	Fong Siew	18
On the question of translating certain names in "Wu Lien Tieh's Autobiography."	Kao Pek Yu	21
On the question of Merdeka.	Lee Ting Hui	24
Concerning the discovery of the Tomb of the King of Po Ni who visited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Tan Yeok Seong	36

Articles in English

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Events and Conditions Leading to Its Establishment, 1823 — 1877.	Eunice Thio	40
H.J. Marks, The First Contest for Singapore 1819 — 1824. (Bk. Review)			
	John Bastin	51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	G. Willicm Skinner	86

Reports

Annual Report for 1960	101
List of Members for 1960	104
Books and periodicals received	116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1960	120

The present number is accompanied by the following Monographs:

1. Plague Fighter (Wu Lien Tieh's Autobiography - Chinese Summary)
2. Unpublished work of Yan Fu.

滿刺加求援事迹攷

馮明之

一、三件歷史大事

公元一四〇〇年頃，由拜里迷蘇刺 (Parameswara) 在馬六甲建立起來的滿刺加王國 (Mallaca Sultanate)，是馬來亞歷史上第一個強大而統一的馬來國家。這個國家到了十六世紀初頭，由於葡萄牙人的東來而宣告崩潰；它的崩潰過程，開始於一五一一年八月十日，葡萄牙駐印度總督亞伯奎 (Alfonso d'Alberquerque) 率兵佔領馬六甲。此後，滿刺加國王蘇丹媽末 (Sultan Mahmud) 爲了反攻復國，建立臨時首都於鹿坡河上游的吧我 (Pagoh)，旋又親入彭亨，最後更遷至廖內 (Rhio) 群島中的兵丹島 (Bintang)，組織力量，進行反攻。這期間，他與葡萄牙軍隊進行了大小十多次的戰爭〔1〕，而且也曾遣

〔1〕滿刺加國王蘇丹媽末與葡萄牙佔領軍之間的戰爭，有史可攷者計達十一次，其年份及經過，簡述如下：

1、一五一二年——葡軍統帥亞伯奎於一月間離開馬六甲，歸航印度，派艦隊司令安刺德 (Ternao Peres de Andrade) 留守，軍力分薄。蘇丹媽末遂派水師提督漢·那亨 (Hang Nadin) 與馬六甲城內新降葡萄牙的爪哇滿官 (Shahbandar) 波帝·加狄爾 (Patih Kadir) 聯合，進兵鹿坡河口，封鎖馬六甲。其後，加狄爾被安刺德擊敗，戰死。漢·那亨的海軍，也迫得撤退。

2、一五一三年——從爪哇方面開來的勤王軍，包括戰士一萬人，戰船一百艘，由爪哇名將波帝·烏努斯 (Patih Unus) 率領，進攻馬六甲，但被擊敗。烏努斯撤回爪哇後，自立爲丹馬克 (Demak) 王國的蘇丹。

3、一五一四年——蘇門答臘東岸小國監達 (Kampar) 向葡萄牙投降，國王蘇丹押都拉 (Sultan Abdullah) 原爲蘇丹媽末之婿，竟接受葡萄牙官爵，遙領馬六甲首相 (Bendahara) 之職。蘇丹媽末聞訊大怒，舉兵捷伐；葡萄牙方面遣將卜蒂和 (Jorge Botelho) 率艦隊馳援，擊退滿刺加之兵。事後，蘇丹押都拉被移送馬六甲囚獄，卒因受嫉被葡萄牙佔領軍處死，監達仍歸滿刺加控制。

4、一五一八年——葡萄牙駐馬六甲防守司令喬治·布里都 (Jorge de Brito) 身故，繼任人選未定；蘇丹媽末乘機大舉進攻，水陸合圍，但結果仍被擊退。隨後，葡萄牙指揮官美羅 (Duarte de Mello) 率兵反擊，想從河道攻取滿刺加的根據地吧我，也無功而退。

5、一五一九年——蘇丹媽末揭報馬六甲駐軍衰弱，再度水陸會攻，仍被擊退。

6、一五二〇年——馬六甲防守司令加西亞·紗 (Garcia de Sa) 派兵進攻吧我，加以摧毀。留守吧我的滿刺加王子阿末·沙 (Ahmad Shah) 於兵敗後退入彭亨，被父王蘇丹媽末問罪處死。

7、一五二一年——葡萄牙軍進攻滿刺加新都兵丹島，不利。

8、一五二三年——葡軍再攻兵丹島，敗退。

9、一五二四年——葡軍第三次進攻兵丹島，仍被逐回。

10、一五二五年——蘇丹媽末反攻，以陸軍一萬四千人，水軍四千人，會攻馬六甲，圍城一月，但因葡萄牙援軍自印度開到，無功而還。

11、一五二六年——葡萄牙海軍將領馬斯卡倫 (Pedrs Mascarenhas) 率戰船二十艘，士兵一千一百餘人，總攻兵丹島。經十四日戰鬥，攻陷外堡 (Kota Kara)，旋又繞出於滿刺加軍之後，佔領京城科栢克 (Kopak)，蘇丹媽末餘眾七十人潰散，滿刺加正式敗亡。蘇丹媽末亡命於監達，至一五二八年病逝。

使渡海，向中國的明朝求助。關於這一次的求助事件，明史滿刺加傳曾有簡略的記載，原文是：

「後佛郎機強，募兵侵奪其地，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嗣位，救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諭暹羅諸國王以救災恤隣之義，迄無應者，滿刺加竟為所滅。」〔2〕

這一段記載，由於過份簡略，實不足以說明整個事件的真相，事實上，滿刺加王國的這一次求援，除了使得明朝「救責佛郎機（即葡萄牙）」並詔諭暹羅諸國出兵救助之外，還造成了三件歷史大事，那就是：

第一，揭發了外交上的一大秘密，使明朝檢舉並逮捕了當時來自佛郎機方面的冒牌滿刺加使節、判處死刑；

第二，使明朝馬上拘捕了佛郎機方面派入中國的使節，並令其具囚回國，要求政府撤退佔馬六甲的軍隊；

第三，引起明朝對佛郎機的戰爭，形成中國人與歐洲人在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衝突。

這三件歷史大事，說明明代中國對於滿刺加的求援，一點也沒有輕忽，而且馬上就採取了具體的步驟，表示對滿刺加全力支持。這種情形，顯示出中國人與馬來人之間的長期友好與傳統友誼，在東南亞的歷史上實在是極有意義的。只可惜一般的史書，對於這幾件事都沒有作出系統而明確的紀錄，以致這樣重要的史實，也都隱沒不彰，那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爲了說明滿刺加向明朝求助的具體經過與實際結果，同時也爲了探究中國人與馬來人之間的歷史友誼，我們今日對這幾件歷史公案實有重加檢討之必要。

二、滿刺加偽使之謎

滿刺加王國的都城馬六甲，雖然失陷於一五一一年八月，可是，滿刺加的求援專使，却遲至一五二〇年夏曆六月，方才到達中國〔3〕。在這漫長的九個年頭中間，佔領馬六甲的葡萄牙人却說意要發展東方貿易，屢次派人東行，想和中國建立通商關係。但因為明朝當時執行的是閉關政策，對於葡萄牙派來的使節，不肯隨便接納，於是就產生了葡萄牙人冒充滿刺加國使的特殊事件。關於這個事件，我們可以從葡萄牙對明朝通使的各種歷史紀錄，慢慢地尋繹出來。

葡萄牙人對中國之發生興趣，始於一四九七年法斯哥·達·伽馬（Vasco de Gama）之初航印度，他聽人傳說在印度有「白色的中國人」，又曾經相信「中國人都信奉天主教，皇帝也是天主教徒」〔4〕。當時，葡萄牙人正與雄據非洲北岸並控制了紅海通道的回教勢力從事競爭，急切希望在東方尋求宗教上的同盟者，由於這種宗教熱情的驅使，再加上巨大的商業利益吸引，遂使得葡萄牙人大批東來，並不斷地要設法與中國接觸。到一五〇九年，葡萄牙海軍將領薩魁拉（Lopez de Sequiera）第一次訪問馬六甲，就已奉到葡萄牙國王的指令，要他調查住在馬六甲的中國商人到底從何處來？航程如何？何時開始到達馬六甲？船

〔2〕文見明史卷三三五，列傳二一三。「佛郎機」即葡萄牙，「蘇端媽末」即「蘇丹媽末」。

〔3〕關於滿刺加求援使節到華的時間及其遲來之故，下文將另作分析。

〔4〕Gabriel Terrand, *Journal Asiatique*, 1018. t. 11, P. 408.

隻數目有幾？樣式如何？携有何種商品到馬六甲或其他各地貿易？中國商人在馬六甲是否沒有商會？商會有無資產，有無武裝？其人壯勇之程度如何？衣服之樣式如何？宗教信仰如何？乃至於中國的販賣，面積如何？這一切都在調查之列〔5〕。不過，薛魁拉到達馬六甲之後，因與滿刺加首相墨太希（Tun Mutahir）發生誤會，裝舟夜遁，結果對滿刺加建交的使命宣告失敗，連帶對中國商人進行調查的工作，也無法達成。其後，亞伯奎於一五一一年從印度的柯枝（Cochin）率艦十九艘東航，矢志要為薛魁拉復仇，於同年七月一日到達馬六甲，這才能夠與中國商人接觸，開始調查工作〔6〕。他很能博得中國商人的好感，當他要派遣特使費南德治（Duarte Fernandez）到暹羅去進行外交聯絡時，也曾委託中國商船代為運送〔7〕。後來，在他將要進攻馬六甲的前夕，停在當地的幾艘中國商船打算揚帆歸國，他也把他們勉強留住，想要他們看看馬六甲被攻陷的情形，以便回去報告給中國的皇帝。當攻勢展開時，他又特地撥出小船一艘，邀請中國的船長參觀葡萄牙人的作戰技術，使他們知道葡萄牙人勇敢善戰〔8〕。所有這一切，主要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要進一步和中國打交道。

亞伯奎完成了對馬六甲的佔領之後，於翌年（一五一二年）二三月間，回到印度的柯枝，隨於是年八月三十日，提出一份對華貿易計劃，要向中國輸入胡椒而於回航時販運絲綢、黃金與大貴〔9〕。不過，在他的這個計劃還沒有執行之前，早就另有一些葡萄牙商人自動對中國進行貿易試探。這些葡萄牙人早在一五一四年（明正德九年）就已到達中國，可說是歷史上最早的開路者。只是，由於他們乃以私人的資格東來，所以中國和葡萄牙的典籍上都沒有記載，現存的唯一証據，只是賴謨西（Ramusio）在遊記叢書中所引科沙利斯（Andrew Corsalis）於一五一五年（正德十年）一月六日致麥迪奇公爵（Duke Lorenzo de Medici）的一封信，原函〔10〕說：

「中國商人亦涉大海灣，載運麝香、大黃、珍珠、錫、磁器、生絲、及各種紡織品，如花綾、綢緞、錦綉等甚多，至滿刺加貿易。其人多才巧，不亞吾輩，然而醜陋，兩目甚小。衣服類於吾人，有鞋襪，其人信異端，然有言其信基督教者，惟不知確否。客歲葡萄牙人有航海至中國者，其國官吏禁止上岸，謂許外人入居其國，違背其風俗常例。然諸商人皆得售出其貨，獲大利而歸。嘗帶香料、胡椒、肉桂、生薑、丁香等至中國，售價較高於葡萄牙也。其國天氣甚冷，故用香料最多。由滿刺加至支那，船向北行，共五百海里。」

從這一封信，可知葡萄牙早在一五一四年就已有入到過中國，而且獲得大利。兩年之

〔5〕 Donald Turguson, *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 written in 1534 and 1536,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Portuguese Intercourse with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Bombay, 1902, P. 7.

〔6〕 Schurhammer, *Die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Portugiesisch-Asie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1538-1552)*, Leipzig, 1932, n. 18.

〔7〕 Z. Volpicelli, *Early portuguese Commerce and Settl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7, 1892-1893, P. 38.

〔8〕 Afonso D'albuquerque, *Commentaries of Afonso Dalboquerque*. Vol. 3, Introduction P. 21-22, and P. 99-100.

〔9〕 Schurhammer, *Quellen*, n. 31, 32.

〔10〕 Henri Cordier, *L'Arrivée des portugais en chine, H. Yule Cathay*, t. 1, P. 180. 函中譯文引用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三八五頁。

後，亞伯士的貿易計劃，就正式付之實施，當時，其弟高治·亞伯士已在馬六甲的防守司令。就由這位小亞伯士派出乃兄的舊部阿爾佛雷斯（Jorge Alveares）以及另一個葡萄牙船長麥來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同向中國試航。時為一五一六年，即明正德十一年。他們最初到達廣東海外的屯門（Tamang），但在進入廣州後為地方當局所拘捕，不久釋出，於同年八九月之間回到馬六甲〔11〕關於這一次葡萄牙人的入境，阮元修的廣東通志在正德十一年記事中有載道〔12〕：

「六月，陽江霧困，佛郎機始入廣州。」

經過這一次的試航之後，葡萄牙人遂認為中國方面的貿易，大有可為。於是山馬六甲的防守司令商得葡領印度總督的同意，於一五一七年（正德十二年）親派安刺德（Ternand Peres d' Audrade）率領一校船隊，共計大小艦隻八艘，浩蕩東來，並派出湯密·畢留斯（Thome' Pires）為專使，訪問中國〔13〕。這一次的訪問，形式上比較隆重，艦隊於八月十五日到達屯門，九月間進入廣州港口，高樹旌旗，大鳴禮炮，為各級使節訪華者所未有，因此很受注意，中國典籍中對這一件事有下列的記載：

（一）明人胡宗憲著籌海圖編：「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郎機，國名也，非姓名也。正德丁丑（按即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予任廣東參事，署海道事，竊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賊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公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奈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其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京。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飯者將一年，令上（按指明世宗）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駁之出境去訖。其人入廣久，好讀佛書。」〔14〕

（二）明人張燾著東西洋考：「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船突至廣州海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為名；撫按亦無會典舊例，不行，乃退泊東莞（即東莞）南頭，蓋房樹柵，持火銃自固。」〔15〕

（三）明人姚廣孝著瀛海輿圖：「其佛郎機國前次朝貢不與，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東莞縣界，守臣通其朝貢，賊後劫掠地方，乃遂出，今不復來。」〔16〕

（四）清人顧炎武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巡撫林富奏疏云：『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與廷舉許其朝貢，為之奏聞，此不考成憲之過也。』」〔17〕

在上引的四種史料中間，對於葡萄牙人入境後的種種遭遇，記載上雖有詳略之不同，但它們都認定這一次葡萄牙人入境是在正德十二年。此外，另外有一些史料，却認為這一年是

〔11〕Donald Fergusson, 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

〔12〕阮元修廣東通志卷一八七，前事略七引郭志。

〔13〕張燾著：Maritime Trade at Cant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 1933, Vol. 17, P. 264.

〔14〕籌海圖編卷一三，經略三，兵器條，佛郎機圖說。文中的「加必丹」，即Captain，葡萄牙文作Capitao mor，故明史佛郎機傳作「加必丹末」，中國典籍，多有略為「加必丹」者。

〔15〕東西洋考卷五，東洋列國考，呂宋條引廣東通志。

〔16〕原文據燕京大學出版張維華著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荷大里亞四傳注釋，一九三四年版。

〔17〕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〇，海外諸夷。

正德十三年，甚至有認為是正德十四年的，例如：

(一) 明人張升及何高遠合編的《名山藏》，在滿刺加篇記：「正德十三年，國王蘇端姆來爲佛郎機酋所逐，而擄其地；使三十人者從廣東入貢，時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兼海道副使，議許之。」〔18〕

(二) 明人焦竑著《獻徵錄》載：「佛郎機近滿刺加，島夷之點暴者，前代固未通，正德十三年，其酋弒國王，遣必加丹來等三十人，入貢請封。」〔19〕

(三) 明人嚴從簡著《殊域周咨錄》載：「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弒其國王，遣必加丹來等三十人入貢請封。」〔20〕

這幾種說法，在年代上頗有混亂，據日本人藤田豐八的考證〔21〕：當葡萄牙使節到達廣州時，曾經特地由梧州東下予以接見的兩廣總督陳金，是在正德十二年卸任的，同年，廣東左布政使兼海道副使吳廷舉，也已改官湖南；所以斷定葡使到達廣東，必在正德十二年，這說法很有道理，而且也與葡萄牙人的記載〔22〕相吻合。至於諸書所載正德十三年或十四年到達的使者，藤田豐八則斷爲滿刺加的來使；這一點固然與事實不符，因爲如果滿刺加的使者緊接着葡萄牙使者於一兩年後就到了中國，則後來那一個冒充滿刺加使節的罪案不致遲到一五二〇年（正德十六年）才被揭發了。

中國典籍之中，記載葡萄牙使節於正德十三年訪華者，除《名山藏》及《獻徵錄》外，尚有茅瑞徵著《象胥錄》、金光祖修《廣東通志》、鄧玉麟修《廣東通志》以及明史《佛郎機傳》。這些書中所記的年代，雖然與《籌海圖編》、《東西洋考》、《嶺海圖說》、《天下郡國利病書》等的記載，微有出入，但是，正德十三年也確曾有過另一批葡萄牙船艦開入中國。因爲正德十二年奉諭訪華的安刺德，經過與中國地方當局會見，就把葡萄牙國使畢留斯安頓在廣東的懷遠驛，等候明朝中央政府的指令。他自己把船帶着的商貨脫售之後，就於一五一八年（正德十三年）九月，回航馬六甲，並且參加了一五一八年馬六甲的保衛戰。其後，他在中國方面的遺缺由他的弟弟西門·安刺德（Simao d' Andrade）接代。西門·安刺德即於是年到達屯門，而且在當地構築柵寨，建立校首臺，與當地的海員及中國官民，關係卻弄得很不好〔23〕。《名山藏》及《獻徵錄》諸書所記正德十三年入華的佛郎機人，可能就是指的西門·安刺德。只是，這些書把前後兩次入華的葡萄牙人，混爲一談，所以才造成年代上的混亂罷了。

在中國史料中間，最堪注意的是阮元修《廣東通志》在正德十四年間的一項紀事〔24〕：

「十一月丁卯，雷，逐佛郎機人出境。」

依據這一項紀事，則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十一月間，廣東方面曾經有過驅逐葡萄牙人出境的事件。但此時葡萄牙的國使尚留懷遠驛，等候明朝的指令決定行止，中外諸書，也都未載正德十四年有驅逐葡萄牙人的事件，則此項記載，如不是有了時間方面的錯誤，就可能是帶了相當的誇張。因爲照明史上面的記載，明廷對於葡萄牙使者的訪問，起初是有禮貌地加以拒絕的，下面兩種記載，可爲佐証：

〔18〕《名山藏》卷末王享記、滿刺加篇。

〔19〕《獻徵錄》卷一二〇，文中的「必加丹來」，實爲「加必丹來」之誤。

〔20〕《殊域周咨錄》卷九佛郎機，文中的「必加丹來」，亦爲「加必丹來」之誤。

〔21〕藤田豐八謂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致，譯文載《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22〕Ferguson, 41 note.

〔23〕Ferguson, P 14-15.

〔24〕阮元修《廣東通志》卷一八七，前事略七。